

乱想事 独倚花树

刘新昌



头脑里,总会莫名其妙地想起一些往事片段。

比如,在酒店里吃宴席,面对满桌的山珍海味,吃着吃着,可忽然间,一个手抓饭团不合时宜地从脑海里蹦了出来,它白白的,糯糯的,那么松软,那么香甜,一口下去,满口生津。那抓饭团的手,压着作业本,另一只手,在沙沙沙地写着作业。

又比如,送女儿去上学,遇到红灯,等候时,猛然间,一条山路弯弯曲曲地从心底延伸出来,父亲弓着背,用力蹬着自行车,我坐在后架上,微风拂面。

再比如,去散步,走着走着,碰到一个大胡子,本来只是擦肩而过,没想到,后来一路上,一抹浓密的胡须总在脑海里回闪,赶都赶不走。那胡须,漆黑油亮,微微上翘,薄薄的嘴唇,洁白的牙齿,滑动的喉结,朗读起课文来,声音抑扬顿挫,我坐在讲台下,如痴如醉,那是我学生生涯里第一位用普通话给我们上课的老师,他姓杨,名启升。

还比如,前些天,坐在办公室里赶材料,忙得都快两眼冒金星了,起身去泡茶,刚一离座,一树桃花乘虚而入,瞬间嵌进脑海里来了,像电视节目播到紧要处,广告切了进来,拦都拦不住。

那棵桃树,是我老家院子里唯一一棵果树,它驮着背,每到春天,一树粉红,热烈张狂。小小的我,总爱倚在“驼背”上,头枕桃花,脚踏春风,听耳畔风声如潮,看眼前蜂蝶飞舞,偶尔望望天空,蔚蓝色的天幕上,那白云,简直是位魔术师,野兔、山

鸡、小狗、水牛……变化无穷。

那时的我,爱在花叶繁复的桃树下,边哼歌边畅想:桃花谢了,就有桃子;桃子吃了,还有桃胶;桃胶没了,就该下雪了;雪一下,桃树上就会结出长长短短的冰凌来,嗦一口,清冽,舒坦,就当夏天里吃到冰淇淋了。

不过,奶奶总爱打断我的畅想。她坐在木槎窗下,边纳鞋底,边朝我喊:“乖,下来,小心掉进树下的池塘里!”我不理她,看了一眼池塘,池塘的水清清的,里面的鱼儿清晰可见。心想,掉下去才好呢,顺便抓一条鱼或摸些田螺上来,又是一餐美味。

想到这,我不由自主地笑了。原来,小时候,我是一个典型的“吃货”啊。不过,细想竟哑然失笑:这么忙乱的上班时光,头脑里跳出这些毫不相干的画面,啥意思?

昨天,辅导女儿的语文作业,有个题目很有意思:寻找近义词或反义词,并连线。就在那一刹那,我忽然明白,为啥我总会偶然想起一些往事片段,其实,人生有时就如一部电脑,你所经历的一切,都记录在电脑里,一旦某个场景触动了你,大脑就会启动“近(反)义词连线”程序。因此,当你忙乱时,就会想到那些悠闲的时光,当你感动时,你就像会想起那些温馨的画面,当你苟且困顿时,你的心,就会渴望起诗和远方来。

文 芳

满架蔷薇一院香

“当户种蔷薇,枝叶太葳蕤。不摇香已乱,无风花自飞。”(南朝梁柳恽《咏蔷薇》)

蔷薇,最是那家常的花。蔷薇的美,在其姿态。轻盈,淡雅,芬芳,清丽。

这座湘南小城,四季花开。月月妖烧。一月,寒梅吐蕊。二月,迎春报喜。三月,桃花盛放。四月,就是蔷薇的天下了。幽深小巷,寻常庭院,斑驳围墙,郊外篱笆,常常见蔷薇的踪影。这种花,生命力十分顽强。藤架下、墙头上、篱笆外,随意栽下一丛,沐浴阳光,滋养风露,不出几年便会蔓延成厚实浓重的花蓬花瀑花墙,重重叠叠,缠缠绕绕,枝叶茂盛,绿意葱茏。

人间四月,满墙花开。

日日自这绿墙下走过,从来不知道是哪一棵树哪一朵花吹响了盛开的号角,仿佛一夜之间,全部的蔷薇约好了一般,满墙的花朵儿齐刷刷换上了鲜艳的霓裳,粉红,玫红,白色,花枝招展,花影摇曳,花香扑鼻。绿墙变成了花瀑,似云似霞,如锦如绣。流光溢彩,赏心悦目。

寻常人家,欢欢喜喜地在院子里种下一架蔷薇,简陋的院子,就好看了。花开的时候,日子就飘香了。

水晶帘动微风起,满架蔷薇一院香。

丽是我的表嫂。她家的院子里,盛开着几丛蔷薇。

她是清秀、康健的女子,肤色略黑,眼睛不大,算不上美女级别,可是眉眼舒展,笑意盈盈,看着特别令人舒服。她心灵手巧,做事麻利,工作、持家,里里外外一把好手,是典型的贤妻良母。年末,家族聚会的时候,会去她家里吃一顿饭。而她的家,在女主人一双巧手的装点下,是所有女人一见就无法迈动脚步的温馨花园。

父母留下的地,夫妻俩胼手胝足攒下钱,自己

设计,请人建好房子。之后,所有室内的装饰布置,全是她一人操持。院子里遍种各种植物,满目葱茏,满庭芬芳,徜徉其间,令人乐不思归。一到饭时,表嫂洗手作羹,时令生鲜,蒸煮烹炒,色味俱全,觥筹交错,宾主尽欢。

在她家,吃好了,看饱了,玩爽了,我们离开的时候,热情的她总还会送一两幅绣品,一两盆多肉。面对我们的啧啧称赞,她总是笑笑:呵呵,寻常日子,绣绣花,种种草,烧烧菜,添点乐趣。

宽阔的庭院中,白色的廊柱旁,清甜的芳香里,丽倚着蔷薇花架目送我们。这寻常的女子,分明就是一朵蔷薇,生动,热忱,又美丽。

深巷春未老,蔷薇几度花。

常去散步的那条小巷子里,藏着一个多么热烈亮丽的春天啊!已是仲春,可满墙满架的蔷薇花依然恣意绽开笑脸,迎风起舞。高高的院墙上,垂下千条万条缀满花朵的枝条。那么多那么多的挤挤挨挨的花朵,那么密那么密的重重叠叠的花瓣,那么媚那么媚的深深浅浅的玫红,那么浓那么浓的甜甜蜜蜜的芬芳……

我举起相机,刚要拍两朵,白头发的老爷爷挽着白头发的老奶奶过来了,笑咪咪地说,姑娘,往前面走,去前面看,前面的开得更好呢。他们停下来看我拍一朵花,又慢慢地走远了。他们脸上的笑,慈祥而温暖,像我的外公外婆;蹦蹦跳跳的小姑娘来了,白色的齐膝裙,白色的球鞋,扬起蔷薇一样娇嫩的小脸,嗅一嗅花香,闯入我的镜头,一会儿,又蹦蹦跳跳跑开了;胖胖的大姐骑着自行车,急急蹬过来,看见这面花墙,停下来,看我们几个拍照,一面看一面说:真好看呀……终于忍不住,她拿出手机对我们说:帮我拍一张吧,我要站在粉色的这几株旁边,粉色的,可好看了!

从十八洞村到边城行

刘望春

我从未想到去十八洞村、去边城,就像我从未想到会在凤凰城里邂逅多年未见的祥同学。而更令我想不到的是:十八洞村、边城都在祥同学工作的花垣县。这份意外就像漫长的人生,明天你会遇见谁,你将身在何方,其实完全由不得你自己。倘若需要一个理由,那只能说,“缘分”真是个神奇的词。

一切都还没有计划,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

追随习总书记的脚步,我们来到花垣县排碧乡的十八洞村。这是一个纯苗族的聚居村。车行至半路上,你能明显感觉到地势的奇险高峻。山高、谷深、瀑急、水甜。十八洞村果真是别有洞天的世外桃源。

这里是习总书记“精准扶贫”理念的首倡地。2013年,当习总书记初来时,据说村子里有些老人从未看过电视,对于网络、纸媒等更是陌生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,十八洞村的人们几乎与世隔绝。

今天,这里的人们有了电视、网络、农家书屋。苗家阿婆一边扫地一边烧水,密密麻麻、层层叠叠的湘西腊肉在火坛上方闪烁着黑色的诱人的光,火坛对面是宽屏的液晶彩电。

今天,这里的人们有了自己的农家乐餐馆。源源不断的游客带来了山外的风景,也带来了山外的财富。十八洞村最有名的的“巧媳妇”农家乐餐馆生意最红火的时候,一桌难求。

今天,这里的人们有了自己的山泉水。一瓶250毫升的“十八洞村天然山泉水”售价三元。

今天,这里的阿婆在家门前摆个小摊,便可卖出好多的烤糍粑。用木炭火烤熟的糍粑,三元一个,两面白中带点黄焦,入口喷香,表皮酥脆,内里又软又糯,正是童年记忆中祖母带给我们的味道。

今天,这里的木秋千虽然寂静,但是它承载过的欢乐总会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美好的画面。每逢苗家节日,这里是欢乐的海洋。每架木秋千上可坐四人,地面站着一人晃动秋千,秋千最高处的那一位便是节目表演者。

今天,这里虽然名满天下,可山谷还是那样幽深,云雾还是那样缥缈,亭台、阁楼依旧……有喜悦但更多满足与安详,你在

阿婆、阿公、阿妹的脸上找不出尘世里的倾轧与艰难。

阿妹个子不高,但清纯可爱,《边城》里的翠翠是否就是这般模样?

在《边城》没有诞生前,花垣是没有边城的,有的是一个名叫“茶峒”的小镇,小镇山清水秀,地处湖南、重庆、贵州三省交界,俗称“一脚踏三省”。

边城有个“三不管”岛,旧时官府平息不了的民间纠纷,便来此岛了结,无论胜负死伤,三省官府皆不管,“三不管岛”由此而得名。

来到边城,方知何为“天然去雕饰”。其景观与凤凰古城有相似处,但是商业味烟火气远不及凤凰繁盛,这里的溪流、渡口、楼阁、店铺……更多一份原生态气息。

来到边城,你必然要来看看“大老”与“二老”。他们与翠翠岛上的翠翠像隔溪相望。距离产生了美,距离也留下了遗憾。

那条石头做河床的小溪真的很清,清得让你不忍亵渎,清得让你想要留下。小溪行至茶峒便形成宽广的河流,正如《边城》中所描述的:“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,却依然清澈透明。”

对婚事失望的“大老”天保从这河里驾着船外出,结果闯滩翻船落水而亡,天保的父亲顺顺因此记恨着老船夫,哀痛不已的“二老”傩送从这里出走,他“也许永远不回来了,也许明天回来”。没有一个坏人的世界,居然衍生出罪恶,《边城》实则是一曲亲情与爱情交织的悲歌。翠翠的父母如此,翠翠或许亦是如此。

风景如画的地方大都是艺术爱好者的天堂,边城正是不可错过的风景。当我看到青年学子们在溪畔、在绿荫下撑起画板潜心创作写生时,我禁不住从心底里深深感叹文艺的力量。如果没有1931年沈从文创作的小说《边城》,茶峒或许直到今天还是养在花垣深闺无人识的寻常小镇。如果没有这么多文艺爱好者的追逐膜拜与传播,边城也许永远只是纸上的《边城》。

文艺不死,梦想永存。由此联想到习总书记提出的“文化自信”“民族之魂”。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兴盛不单是要通过精准扶贫解决物质层面的问题,精神层面的熏陶、感染、提升也是至关重要的。当基本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后,决定人们幸福感的也许并非物质财富的多寡,而是人们对于幸福的理解度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文艺提升了人们对于幸福的感知。